

上初中的时候,读到鲁迅《秋夜》,“在我的后园,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,枣树春来尚有绿叶,但抬眼从我家的小窗望出去,近处是一片黑瓦,远处也是一片黑瓦。在小阁楼上做作业,眼睛酸涩时,渴望有一点带生机的绿色。忽然有一天,我看到一处瓦楞缝隙里生长出了绿草,细细的枝干在风中轻轻摇曳,后来知道这叫“瓦垄葱”,这一簇绿草让我目光追随了许久。

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我居住在沪西的一条弄堂,四周见不到槐榴榴红,水泥电线杆,碎石路,灰扑扑地带着压抑感,附近的车行马路上,也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行道树。那时人们还没有弄草的雅兴,只是在临近年末养上两盆水仙,给新年增添一点绿意。水仙也称为“雅蒜”,在小阁楼上发现“瓦垄葱”不久,我在家里种上了青蒜。

追寻绿意

肖振华

为什么弃“雅蒜”而就青蒜?我的企望是“为怜绿叶四时在”。水仙和青蒜同属石蒜科,“凌波仙子”清香沁人,但花败后便和绿叶一起扔了;青蒜无花,但肥硕翠润的绿叶四季常青。就是为了拥有那数片绿色,我找来几颗蒜头,一瓢一瓢地掰开来放入瓷盆,添上清水,蒜叶很快长得楚楚动人,冬天拨开窗外的风雪,阳光下叶片晃动着盎然春意,夏天挑破屋内的闷热,叶片在风扇边跳跃一段凉爽。凝视青蒜,自得其乐,用今天的说法就是“养眼”了。



后来搬家到新工房,有了客厅,还带了阳台,又正值家庭园艺兴起,于是买来一些启蒙教科书,边阅读边劳作,在书桌上放了文竹、虎尾兰,客厅里有了龟背竹、散尾葵,阳台上更是铁树、瓜子黄杨、芦荟、令箭荷花、昙花、吊兰……只缘袅娜多情思,满眼晃动着刘禹锡:迎春春光先到来,浅黄轻绿映楼台。然而阳台下面,光景依旧,楼盘地面狭窄,种不了几棵树,以致有什么喜庆活动,居委会便请大家搬出自家的盆栽,临时装点一下门面。

古镇朱家角是典型的江南水乡,漕港河穿镇而过,把朱家角镇分成南北两块,放生桥——明代建造的五孔大石桥,又把朱家角镇南北连接在一起。

小时候我最爱在放生桥顶上看大帆船穿过桥洞,湍急的江水推着大船徐徐驶近,高高的船帆迎面而来,大有泰山压顶之势。只见水手们将船帆迅速降下,再把桅杆放倒,动作之麻利,令人称奇;船刚穿过桥洞,水手就把桅杆立起来了,似乎桅杆擦着桥洞而过,十分惊险,把行人看得直抽冷气。巨大的白帆也随之在嘎嘎声中升起来了,好风鼓着它,徐徐远去。偶尔有一艘船,操作失误,桅杆磕在桥洞上,折断的碎响声惊心动魄,至今记忆犹新。漕港河是上海通向江苏、浙江的水上大动脉,满载着各式各样货物的大小船只来来往往,川流不息。

一年一度的“摇快船”活动更是吸引眼球的赛事,农历七月廿七那一天,漕港河两岸人山人海,放生桥上更是站满了人,挂灯结彩的“快船”在河中争相竞技。每条“快船”上有八个人,穿着花花绿绿,六人摇船,其他二人在船头敲锣打鼓,制造气氛。船尾驾着双楫,每支楫上配备三个人,两个人在甲板上掌楫,另一人站到挑出船外的踏板上升浜,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,把船摇得飞快。站在船外木板上吊浜的人更是疯狂,还会玩些花样,在下蹲时臀部可以碰到水面,好像蜻蜓点水一样,赢得了岸上观众阵阵喝彩。偶尔会出现意外,你瞧,这儿两

让人没想到的是,用盆栽装点环境后来大行其道,逢年过节,市区一些景点会摆上万盆鲜花。毕竟人工痕迹重了,我所喜欢的,还是淮海路的悬铃木。尤其是夏日漫步于此,悬铃木树叶悄然变为深绿,肆意生长,隔街牵手,层层叠叠地形成了一片绵延的绿荫。曾有诗人说,有悬铃木的地方,就合适走路和停驻,春夏有亭亭青伞,足以庇荫思绪,秋冬有沙沙落叶,踩出满地韵律。

有韵律的路越来越多,我老单位一旁的四平路,近些年也成为网红打卡地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栽种的银杏树,现在已是延绵不绝,成了金色长廊。秋天来了,树叶绿中带黄,接着是黄中藏绿,到了深秋,满树都变成了金黄色,阳光照在树叶上,闪烁无数耀眼的光点,一阵风吹过,那光点如同小精灵似的,带着沙沙的笑声轻快跳跃。网红之路新绿多,电视和手机屏幕上看到,还有江川路的香樟,延川路的珊瑚树,北江燕路的金丝垂柳,隆德路的七叶树,水电路的栾树,南亭公路的北美枫香……

五年前我搬到现在的居处,小区中等规模和品质,却是春风花草,满眼葱茏。疫情来袭时,我常在小区兜转,细细打量了一番,主干道是两排高大的樟树,浓荫蔽日,路旁齐腰高的有石楠、花叶青木、珊瑚树等;沿石径走向小区深处,桂花、杜鹃花、樱花,还很多不认识的植物,借助手机识别软件辨别,路边铺满的是沿阶草,红花檵木和绣线菊被修成半圆球状,近马路边缘长着茂密的小琴丝竹……问了下小区物业工人,说这里的植物种类竟有六十余种。

推窗便见树茂花繁,枕边听闻鸟鸣啾啾,如同置身公园,也算是诗意栖居了。暮春时分,孙女在樱花树下拍照发朋友圈,几片粉红的樱花缓缓洒落,极富动感。我突然想到,在她这样的年龄,我不是也在家中寻“葱”养“蒜”,追求自然吗?浅红深绿取次攀,不嫌日日到花间。花草树木,是我们永远追寻的那片养眼之最。

人性不可或缺的是良知。现代人自以为比先人拥有了更多知识,但多少人匮乏或者陌生了良知?这是一种丢失,是现代人的退化,也是一种羞耻。

良知,是人性的闪亮。它是积淀于人心一抹温暖的底色,也是融入在骨髓中的一缕静洁的元素,更是流淌在血脉中的一种高贵的品质。

人性的良知,不仅拯救别人,也是拯救自己,更是拯救人类。而良知泯灭,是人的自毁,也是天地之悲。

良知,即便微弱如同一缕飘摇的烛火,也必须用心去呵护,或者用良知助燃点拨,让这一缕火,长亮不熄,愈燃愈烈,薪火相传。

良知不是小事,但良知往往体现于小事。良知并不属于宏大叙事,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安凉文 天呈图

良知不可或缺

但良知真正决定人间大事。倘若连良知也荡然无存,人还能说有人味吗?是的,良知就是人味的基本,名利可有可无,良知必须固守。

即便心地本质善真的人,有时良知也会一时沉睡。即便心灵丑陋不堪之人,或许也会偶现一念良知。良知不可能直接给你带来财富和地位,但它赋予你最基本的人的感知和尊严。它理应属于人生财富,居于人的最重要地位。

淀浦河西起淀山湖,东到黄浦江,全长46公里,1976年冬-1977年春开挖。河道经青浦、松江、闵行、徐汇四区。基本是实地人工开挖。1976年12月,笔者参加了淀浦河的开挖。那时,“四人帮”刚刚粉碎不到两个月,社会上的政治氛围还是过去的那一套,农村的组织形式还是以人民公社为主的三级所有制经济形式,即生产队,生产大队,人民公社。

开挖淀浦河

那时我已经从农村走出,进建筑工程队工作了好几年,在市里参加城市基本建设。我和现在的农民工一模一样,农忙时回生产队参加三夏、双抢、三秋,冬季还回农村和农民们一起兴修水利、开河挑河泥。和现在

农民工不一样的是,我们的劳动所得是工分,而且要到年底才能分配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。开挖淀浦河,在当时,是解放后上海郊区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。上海市革委会发动了市郊所有生产队的全部强

劳动力,约有几十万农民工参加开挖。我们生产队分配到松江九亭人民公社淀浦河水闸那一段的开挖任务。这一段河面宽,挖得深,按立方数分段,我们生产队只有两米宽一段,全生产队30人都挤在一条狭长的河床里挑挖河泥,一人两只竹筐,一根扁担,一把铁锹,就是每人的工具。然后挑着一百斤以上的河泥担,排队上滩,挑上泥山倒掉河泥。

从河床底到地面有四五米深,再从地面爬上五六米高泥山,斜坡在滩上做踏步有五六十个台级。十二月份到一月份,是上海的隆冬季节,晚上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。早晨7点钟,农民们来到淀浦河工地,昨天的烂泥地,经一夜低温寒冻,成了坑坑洼洼的硬地,肩挑河泥踩在坚硬的冻土上,像踩踏在乱石块上,一不小心会扭歪脚筋,疼痛不已。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真功实技,真价实货,真得实惠。念好自有善行,思恶何以良为。善之远行,好自独到。有时揭露和制止伪善,比直接行善更难也更重要。虚张声势,可能误你一世。明事不用暗做,明语不用暗说。一味显示自己,大多只含黔驴之技。地有用放,物尽当量。没有一种谦虚的态度,何来一种务实的进步。没有谦让,你的抢档并不表示你的强档。心以情愿,少有怨言;心含杂念,多有事烦。想事,能有预见;遇事,几种方案;遇事与办事,才能成其事或顺其自然。



等到10点钟后,太阳的光照,融化了大地的坚冰,坚硬的冻土化成了泥泞的烂泥地,农民们必须换上高统套鞋才能挑担走路,有时挑着担,套鞋深陷在烂泥中,一用力,脚会套鞋中脱出,赤脚闯到烂泥中;有时挑着河泥担上坡,走在滩上一滑,会连人带担泻到河底。每天从早上挑泥到太阳落山,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了,好像一天的能量已经发挥到了极限。

那一天,记者们下午2点多就来到淀浦河工地,他们插红旗,树标语,拉电线,装太阳灯,摆好三脚架,装上摄像机,真的忙碌了一个下午,只等太阳下山,夜色降临,摄像机一开,农民工当演员,他们即可完成任

务。可是,人们对过去的那种形式主义已经深恶痛绝,这些记者不知农民们开挖淀浦河的艰辛,还来搞形式主义,摆花架子,农民们当然不买这个账!想不到,五点钟一到,夜色还没降临,农民们都拍拍套鞋,肩上转着扁担,不约而同地转身离开淀浦河工地。任凭公社、大队的干部叫喊,他们头也不回地直奔住宿地而去。这些记者只得干瞪眼,耸耸肩,两手一摊,失望地苦笑一声。几个干部也只能露出尴尬的脸色。最后只得拆除所有布置和设备打道回府。这是我看到农民们对形式主义作的一次无声批判。

开挖淀浦河工程大,没有机械配备,全部是人力开挖。我们生产队的强劳力在工地上开挖了四十多天,连1977年的元旦也在工地上过的。元旦这一天是下大雨,不能去河塘开挖,全线农民借此休息了一天。在我的记忆中,开挖淀浦河是时间最长、最艰苦的一次。庆幸的是,开挖淀浦河是市级项目,市里有资金下拨到公社,农民们以此来改善伙食,有大肉块吃了。现在每当开车走过九亭的淀浦河泖亭路大桥,我总会想起开挖淀浦河的这一幕。

开挖淀浦河工程大,没有机械配备,全部是人力开挖。我们生产队的强劳力在工地上开挖了四十多天,连1977年的元旦也在工地上过的。元旦这一天是下大雨,不能去河塘开挖,全线农民借此休息了一天。在我的记忆中,开挖淀浦河是时间最长、最艰苦的一次。庆幸的是,开挖淀浦河是市级项目,市里有资金下拨到公社,农民们以此来改善伙食,有大肉块吃了。现在每当开车走过九亭的淀浦河泖亭路大桥,我总会想起开挖淀浦河的这一幕。

开挖淀浦河工程大,没有机械配备,全部是人力开挖。我们生产队的强劳力在工地上开挖了四十多天,连1977年的元旦也在工地上过的。元旦这一天是下大雨,不能去河塘开挖,全线农民借此休息了一天。在我的记忆中,开挖淀浦河是时间最长、最艰苦的一次。庆幸的是,开挖淀浦河是市级项目,市里有资金下拨到公社,农民们以此来改善伙食,有大肉块吃了。现在每当开车走过九亭的淀浦河泖亭路大桥,我总会想起开挖淀浦河的这一幕。

漕港河里的船

冯正平

总喜欢在桥上停留片刻浏览江景。放眼西望,夕阳余晖照在白帆上,一切都变成金色的,高低不同的船帆,错落有致矗立在江上,使人联想起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诗句,金色的江水像游蛇似的围着帆船舞动,浮光掠影,静影沉水,背光的大树浓重的身姿给画面增添了厚重的深褐色。向东看去,小货轮拖着长长的船队,像水上火车慢慢悠悠地驶来,还不时响起几声悠扬的汽笛声。那时陆上交通落后,汽车运力不足,水上运输占半壁江



山,又正值“大干快上”的年代,船队就越拖越长。改革开放后,已经难见帆船了,代之而起的是“啪!啪!”声响个不停的小帆船,在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工作效率方面,小帆船是当之无愧的“英雄”,然而成千上万艘“小帆船”驶过后,江面上留下的油污却是一项不光彩的“成果”,它不仅给水生动植物带来灾难,还直接或间接危害着人民的健康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“小帆船”在环境整治中退出了历史舞台,现在漕港河里偶尔还有货轮拖着小船队经过,基本上“这里的江面静悄悄”。于是应运而生的是旅游船只,成为朱家角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。

高速公路的建成,村村通公路的发达,高速铁路的问世,陆上交通网络的发达,使得水上运输变得越来越衰微。如今帆船早已不见了踪影,“摇快船”也成了历史,“小帆船”遭到淘汰,唯独旅游游船称霸江上。放生桥静静地见证了漕港河上船的变化,向四方游客诉说着过去的情景。

消逝的风景不会再现,但却永远留存在我深深的记忆中。



养育

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双休日,我遵父母嘱托,带着刚上小学的孙女来了一次红色之旅,打卡苏州河上的四行仓库,给她补了一堂爱国主义的历史课,一来是逃离休父母的一桩心事;二来也是我这个老党员为庆祝党的百年诞辰、传承党的光荣史做点微薄贡献。那日阳光明媚,但我心情略显沉重。现在的年轻父母都在为下一代的前途血拼,嘴上喊着一句相同的口号“不要输在起跑线上”。他们不顾家庭条件和孩子的具体情况,学龄前就开始恶补“家庭作业”,而且内容五花八门:乐器、外语、书法、国画、舞蹈……但鲜有听说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and 历史传统教育的。不能说这些父母有错,孩子们长大后的确需要知识和才艺,这也是在国家建设、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块“试金石”。但是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正能量教育更不可缺。一些孩子早早被父母送到了国外,他们年纪小,“三观”尚未形成,“抗疫”能力差,很容易迷失自己,在他国里被“西化”,变成黄皮白心的“香蕉人”。这正是缺乏历史教育和正面引导

补课

王克

的恶果。记得我们小时候,课本上满满的英雄人物,雷锋、王杰、欧阳海……弘扬的是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,讲的是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的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。我每次去探望,他们总是语重心长:“别人家小孩子我管不了,但我们红色家风接力棒一定要传承下去!一代传一代,千万不能在第四代身上失传,你要答应我。”在四行仓库纪念馆,我边参观边讲解,引得旁人都朝我竖大

七夕会

拇指点赞,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:“你是爷爷还是外公啊?带第三代来的人不多哦,现在年轻人都带孩子去迪士尼、田子坊、汤连得,这样下去,怎么对得起打江山的老一辈哟。”一席话,说得我心里沉沉的。回家以后,我把这些感受微信给儿子、媳妇。不到五分钟,他们回信了:“老爸放心,我和萧晨(儿媳)只要有空一定带她去一大会议、思南路周公馆和渔阳里,给她补上这一课,红色家风不会在我们身上失传!”我心里笑了。